



岐黄寻踪： 传说融史迹，文物探虚实

文 /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古欣 王超 李洁凡



古欣 主管中药师，执业中药师。
北京市第三批中药骨干人才。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再传弟子、著名中药专家李京生教授入室弟子。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。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协会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。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《药物与人》杂志优秀药学科普作者。

神话传说是先民对自然、社会与自身的瑰丽阐释，既是文化记忆，亦是精神寄托。即便现今科技之光闪耀，古老传说仍牵动人心——“悬壶济世”的奇趣、“橘井泉香”的温情、“虎守杏林”的赤诚，皆为中医药的鲜活符号。本文愿循此脉络，结合文物与传说，探寻中医药“神”与“真”的交融，读懂其跨越千年的独特韵味。

一、药之本

在中华早期文明的文献记载中，“郁鬯”频繁现

身，多用于祭祀与赏赐。据考证，这种酒以黑黍为原料，辅以麻黄，经煎煮而成。麻黄所含的生物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药理活性，服用后会产生精神振奋之感，古人将其描述为“通神”。

先民对麻黄药理作用的直观感知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文化中得到生动印证。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（图1），盘心蟠龙螺旋上升，龙吻间衔着一株“仙草”。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的孢粉分析，证实远古时期当地确有麻黄生长。结合器物纹饰与自然遗存的双重证据，学界普遍推测，龙吻间的“仙草”很可能就是麻黄。盘心的蟠龙被视为祖先神帝的灵魂象征，在郁鬯的“催动”下沿螺旋纹攀升，寓意祖先灵魂重返天界与天帝沟通。



图1 彩绘龙纹陶盘（摄于中国考古博物馆）

基金项目：李向日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（国中医药人教函〔2025〕181号）；
李京生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（国中医药人教函〔2024〕255号）

随着文明演进,麻黄逐渐褪去“神草”外衣,人们步入理性认知轨道。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中,麻黄被列为“中品”,其药用价值首次得到系统记载。这标志着麻黄完成了从“通神媒介”到“治病药物”的关键跨越。此后,历代本草医籍薪火相传,不断深化对麻黄的药理认知,使其逐渐成为治疗外感风寒、胸闷喘咳、风水浮肿等症的“主力军”。

二、术之成

在许多有关扁鹊的展览中,人首鸟身的画像石拓片(图2)尤为引人注目。尽管画面场景各异,但这一形象一脉相承:头戴冠帻,身姿端凝,身后长尾飘逸;或为患者切脉问诊,或手持针砭疗疾,目光专注……



图2 扁鹊画像石拓片(摄于沧州市博物馆)

这一形象的源头,或可追溯至东夷氏族的鸟图腾崇拜。相传,“扁鹊”之名可能源于部落首领少昊所设的百鸟官之一,其原始身份便与疗愈疾患、护佑安康的神秘力量相关。

根据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的记载,扁鹊已提出“阴脉”“阳脉”及“三阳五输”等重要概念。这标志着经络学说的雏形已然形成,为后世腧穴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。《盐铁论》载:“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,阳气盛,则损之而调阴;寒气盛,则损之而调阳。”寥寥数语,生动勾勒出他通过脉象精准探求病源,再以针灸调和阴阳,最终达成“气脉调和”之境的精湛医术。正因如此,《史记》给予了“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”的至高评价。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,凭借超凡医术位列古代五大医学家之首,更被尊为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诊法的创立者。针灸与脉诊的有机结合,正是其医学成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三、道之臻

提及孙思邈,世人无不联想到《千金要方》与“大

医精诚”的千古名言。然而,在唐宋《酉阳杂俎》《太平广记》等古籍的记载中,他的形象更为传奇,其中“坐虎针龙”的故事流传最广,成为其医德与医术的生动写照。

传说之一,是孙思邈入山采药时遇一猛虎挡道。此虎非但无伤人之意,反而俯伏在地,张口哀鸣,眼神恳切。孙思邈近前察看,发现一根硕大兽骨深卡虎喉。他欲施救,又惧虎性难测。情急之下,他取下药担上的铜圈,撑入虎口以护手臂,再伸手从容取出兽骨,敷药疗伤。老虎得救后,俯首帖耳,从此甘为坐骑,驮他行医。这个撑开虎口的铜圈,后世称之为“虎撑”,更演变为走方医随身携带的“串铃”,成为古代行医者的独特标志。

传说之二,则关乎苍龙。一日,一位秀才前来求医,自称眼疾缠身。孙思邈望其气度不凡,早已识破其非人真身,便言:“需现原形,方可施治。”苍龙应允当夜现形。不料,这段对话被徒弟陈清窃听,他藏身暗处,欲一睹神龙真容并绘其形。夜幕降临,苍龙投入井中,化作巨龙腾空而起。孙思邈以手中“银朱”为其点眼,龙目重焕光明。此时,苍龙察觉井旁有人窥视,勃然大怒,吐出“龙头剑”刺中陈清后飞天而去。陈清只留下一幅有首无尾的龙图,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千古迷思,由此而生。

在这两则奇幻传说中,猛虎象征“猛疾难驯”,苍龙代表“至尊无形”。无论病患是兽是龙、是凡俗是神异,孙思邈皆一视同仁、倾力相救。因此,后人在塑造药王像时,总要将龙虎置于其侧,以纪念他精湛的医术与高尚的品德,让“大医精诚”的精神拥有了具象的视觉图腾。

四、心之归

诚如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所言:“人命至重,有贵千金,一方济之,德逾于此。”这不仅是医术的演进,更是从“治病”到“治人”、从“术”的层面迈向“道”的境界的伟大跨越。

这些被神话包裹的文物,实则是中医药实践的“活档案”。麻黄草的药理作用,至今仍在证实着古人的发现;针灸的经络理论,依然精准指导现代临床;而“大医精诚”的理念,更是历代医者恪守不渝的行为圭臬。从传说到科学,中医药的生命力,正在于它以神话为舟、以实践为核,在历史长河中破浪前行。 **文物与人**